

成分,且其某些药理作用与人参根也相近。因此有人参地上部分可以代替人参根使用的提法。晚近,随着测试仪器和分离手段的不断提高,现在知道所谓人参皂甙,实际上包括有15种以上的人参皂甙的单体所组成。这些单体皂甙被命名为人参皂甙 $R_{a_1}, R_{b_1}, R_{c_1}, \dots$ 等。而且每种皂甙单体的药理作用,也不完全一致。例如,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,以皂甙单体 R_{b_1} 为代表的、其皂甙元为人参二醇的某些人参皂甙单体,具有精神安定作用;而以皂甙单体 R_{a_1} 为代表的、其皂甙元为人参三醇的某些人参皂甙单体,则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赋活作用。可见人参根所含人参皂甙单体作用不同之一斑。人参地上部分的花、果、茎叶中,虽也含有人参皂甙(看来应称作人参总皂甙为宜),但其在含量和单体比例上则有很大区别。例如:人参总皂甙的含量,花为根的5倍,果为根的4倍,茎叶为根的2倍;人参皂甙 R_{b_1} 含量,人参根又为茎叶的5倍、花的2倍,果中没有查到 R_{b_1} 的存在;人参皂甙 R_{a_1} 含量,根为果的5倍;人参皂甙 R_c 的含量,果又为根的30倍。凡此种种,皆表明人参地上部分和人参根,确有一定的区别。不言而喻,有效成分在含量上的不同,势必导致药理作用的相异。最近有报告指出,人参皂甙 R_{b_1} 对小鼠骨髓细胞内DNA的合成,随着剂量的增加,而呈现出无效→促进→抑制的作用;而 R_{b_2} 则随着剂量增加,对DNA合成的抑制作用增加; R_{a_1} 则恰好和 R_{b_2} 相反。人参总皂甙对小鼠骨髓细胞DNA合成的促进作用,在相同剂量下,又明显高于人参根。又如,人参总皂甙具有一定抗高胆固醇喂饲的家兔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,而人参根总皂甙则相反。可见,人参不同部位所提取之人参皂甙的药理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别。这差别不仅表现在作用强度上,而且也表现在作用性质上。由此看来,笼统地讲人参地上部分可以用来代替人参根应用,尚欠妥当。何况人参根,以及人参地上诸部分,除含人参皂甙以外,还有其它活性成分也都有有一定的药理作用。

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 张树臣

“桃仁承气汤”并非吴鞠通所创

读贵刊“桃核承气汤与桃仁承气汤”一文(1983年第9期“园地”),颇受启发,但对文中认为“桃仁承气汤”为吴鞠通所创之说不敢苟同。

《温病条辨》中虽载有桃仁承气汤方,但并非为吴鞠通所创。此方最早见于吴又可《温疫论》中。从两书原序可知,《温疫论》成书于明·崇祯年间(1642年),较《温病条辨》写于清·嘉庆戊午年间(1798年)为早。

吴又可学古而不泥古,善于创新。从《伤寒论》桃核承气汤方中去桂枝、甘草,加当归、芍药、丹皮而成桃仁承气汤方。既有活血化瘀之能,又有逐邪泄热之功,用于治疗胃“移热于下焦血分,膀胱蓄血”的病证(见《温疫论·蓄血篇》)。吴鞠通在编写《温病条辨》时将此方收载,仅在用量上稍有变动。因此,桃仁承气汤实为吴又可所创。查阅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和《简明中医辞典》桃仁承气汤条,皆注此方为《温病条辨》所载,所标出处未明。为澄清渊源,希望编著者在再版时予以更正注明为妥。

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班 张国庆 马健

谈栀子治虚烦不得眠及心中懊恼

《伤寒论》中凡见虚烦不得眠或心中懊恼之症几乎都用了栀子,张元素在《珍珠囊》中直接指出其“治心烦懊恼不得眠”。但栀子所治的虚烦不得眠及心中懊恼究竟是心胃还是肺胃之病?是虚证还是实证?为什么栀子善治本证等都还存在着不少疑问。故探讨如下。

《伤寒论》76条:“发汗吐下后,虚烦不得眠,若剧者,必反复颠倒、心中懊恼。栀子豉汤主之”。221条“阳明病,脉浮而紧、咽燥口苦、腹满而喘、发热汗出、不恶寒反恶热、身重。若发汗则躁,心愤愤反谵语;若加温针,必怵懊恼躁不得眠;若下之,则胃中空虚,客气动膈,心中懊恼、舌上胎(苔)者,栀子豉汤主之”。可见栀子豉汤证在汗、吐、下之前是三阳并见的复杂证候。柯琴称之为“阳明半表里证”。因有的医者以脉浮而紧,发热而喘误作太阳证故发汗;有的医者见不恶寒反恶热、发热汗出、腹满而喘,误作为阳明腑实证而用攻下;而汗之不解,下之不去又自然会想到吐法。汗吐下误治由此而来。结果汗之脉浮紧虽然可去,然津液更伤,故必然烦躁不安,甚则谵语。吐之则损伤胃气,耗损津液,故可见呕吐、烦躁等证。汗吐之药可使刚刚入胃之邪逆提向上,上冲胸膈。郁滞于内而形成郁热,故见心烦不宁、夜不得眠。下之则胃中空虚,表邪趁虚而入,郁于胸胃之间,心中烦热、懊恼。邪热郁滞在胸胃之间,究竟在心还是肺呢?有些注家根据原文有心中懊恼等证,认为邪热在心。然仔细推敲则有不少问题。其一本证原系伤寒阳明半表里证,属阳明经证之范畴。阳明所主脏腑以肺胃为主。其二本证经汗吐下后,其邪既未出,又未传于它经,乃属余邪未尽,当为阳明气分之轻证。其三假若伤寒之邪传于少阴心经,则应见但欲寐等症,而并非虚烦不得眠。可见本证不应属心胃之